

復活明代殘桌 「猶如少女光彩照人」



楊旭升在查看剛送修的100餘件舊傢具。 記者陳旻攝

老木匠妙手古傢具回春

對症修復 用心還原

南京夫子廟古玩城，楊旭升的工作室在2樓，工作室裡，100餘件缺胳膊斷腿的古舊傢具堆放在一起。九十年代初，楊旭升修復古舊傢具在華東地區已聲名遠揚，他說，「我趕上了最好的時候。那時候，大量拆遷，大量賣舊傢具，大量送來給我修，我有機會接觸了不少好東西。南京地區只要是修過的紅木傢具，70%以上出自我的手。」

楊旭升說，修復老傢具如同醫治病人一樣，要對症開方。首先要弄清傢具的材質、年代、製作工藝，把殘器標號，按次序打開清理除塵，讓它各部件自然伸展。「變形的要矯正，要修復增加的部件，最好是能找到同時代的同種木料」，「這樣木材的應力會一致，否則不同應力的材料硬放在一起會變形」，「當然，同一器物修復時也會用不同的材質，是為了消除不同木材的應力，使器物更耐久。雕刻紋飾也要與原物風格一致」。

巧技傳世 崇拜德國學者

楊旭升最早是從德國古斯塔夫·艾克所著《中國花梨傢具圖考》中認識到中國明清紅木傢具無懈可擊的完美。他說，艾克是最早研究中國明式傢具的重要學者，他在1923年來廈門大學任教，1928年赴清華大學任教。艾克對中



楊旭升剛剛修復一件馬來西亞客戶送修的清代傢具。 記者陳旻攝

國木匠的手藝極為敬佩，將自己收藏的明代傢具拆散解剖，嚴格測量，將節點構造按比例繪出，於1944年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匯集122件明清傢具實物、30餘張測繪圖紙，出版了《中國花梨傢具圖考》，方使得如此精巧的細木工技術得以傳世。

艾克在書中表示，「願這古老和崇高的技藝經受住我們這個機械化文明時代的千難萬險而永傳不衰」。楊旭升說，在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時代，「匠人」的手藝仍舊獨一無二。正是艾克的這句話激勵着自己，令他懷著對古代工匠的深深敬意，一件一件，用心去復原那些被滄桑歲月侵蝕毀損的古舊傢具的本真韻致。



楊旭升用傳統榫卯手工製作的酸枝木官帽椅。 受訪者供圖



楊旭升修復的清中期佛龕。 受訪者供圖



楊旭升修復的拼圓雕刻部分。 受訪者供圖



楊旭升用傳統榫卯手工製作的圓桌。 受訪者供圖

家住秦淮區的南京市民劉秀行，憶起10餘年前到夫子廟木匠楊旭升處一眼看見自己那件已被修復的明代半桌時，那種強烈的欣喜時至今日依然抑制不住地溢滿雙眸，一如當初。他說，「一個明代殘桌，竟然在他手中復活了，彷彿有了新的生命，猶如一個病癒的少女，光彩照人。」

今年48歲的楊旭升，17歲學手藝，專注做木匠30年，練得一手絕活，用中國傳統的純榫卯手藝，修復了大量明清時期的古舊傢具，歷練成為南京夫子廟古玩城內的「江湖」傳奇人物，人稱「金陵紅木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

劉秀行說，認識楊旭升源於一件明式半桌。十餘年前，劉秀行在南京一個社區例行工作巡查。社區裡正在大掃除，一些破損的傢具混在垃圾裡堆在路邊，等待被集中清理。一件灰頭土臉、缺胳膊少腿的半桌橫倒於其中，劉秀行說，雖為殘件，線條卻流暢簡潔，古韻猶存，令他心中一動。劉秀行便把它擦出來，放到自己位於社區的辦公室裡。

在古代，半桌的功能是在桌子不夠用時臨時性拼桌用。這件半桌殘件在劉秀行的辦公室一放就是好幾年，反覆擦拭，半桌露出了清麗渾樸的本色，喜愛之情在劉秀行心中與日俱增，他尋思著找一個合適的人修復它。

修復3個月 脫胎換骨

經多方查找，打聽到夫子廟有一位專修紅木老傢具的楊師傅。劉秀行找到夫子廟，見一個青年男子正在神情專注地修復一件紅木傢具，那份細緻，似在繡花。他上前搭話，正是楊旭升。

劉秀行仔細打量著楊旭升，也就三十多歲，不像是傳說中的「老師傅」，心中疑惑，再看他修復的老傢具，一時又挑不出毛病。聽完劉秀行的描述，楊旭升初步斷定那是件明末清初時期的半桌，願意修復，但時間得由他定。

3個月後，出現在眼前的半桌，似脫胎換骨，造型簡潔舒展，一眼望去，質樸柔婉，典雅大方。劉秀行又驚又喜，頓覺「時間雖然久點了，但這個等待是值得的。」

自此，劉秀行與楊旭升開始了亦師亦友的交往，也因這張半桌迷上了古舊傢具的收藏。

2005年，南京的古董商胡斌，在安徽與山東交界的鄉下收到一件搖搖晃晃的凳子。胡斌回憶道，「那凳子是雞翅木的，尺寸是常

見小方凳的兩個半長。凳子面有四塊花板，雕工簡潔明快。農民300元（人民幣，下同）賣給我，剛入手就被一個朋友盯著要收藏，「當時古玩城有很多專門玩傢具的，但他們都沒見過這樣的，年紀太早了！」胡斌斷定為明初。

胡斌將凳子送至楊旭升處，請他修復，「小楊的水平南京沒人可比。再說，地道的傳統工藝，現在哪個還搞這個東西？」

神奇技藝 工錢僅600元

楊旭升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凳子，從造型上分析，他判斷應為元代春凳。

春凳是可供兩人坐用的一種凳子，古時民間用來作為出嫁女兒時，上置被褥，貼喜花，請人抬著送進夫家的嫁妝傢具。

楊旭升小心翼翼地拆開春凳，他說，「拆的過程中，我第一次知道什麼是榫套榫，許多榫套起來，裡面帶溝槽」。對於在拆卸過程中親身感受到古代木匠的精湛手藝，楊旭升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從元代到現在有600年時間，沒有膠，這件春凳只是搖但卻不散，「那是我迄今為止唯一接觸到榫頭水平很高的古代傢具。」

楊旭升將此春凳一層層拆開，清除了外表的過度破損，恢復了嚴密工整的榫卯結構。修復後的元代春凳，古樸沉著，清秀內斂。

楊旭升說，這件春凳很秀氣，「一看就是古代文人用的」，因為「文人的心境複雜，看的東西就喜歡簡潔。而農村人的心思簡單，看東西就複雜，喜歡大紅大綠。」

修復這件春凳胡斌花了600元工錢，最終以13萬元的價格出讓。胡斌感慨「完全得益於楊旭升化朽為奇的高超技藝。」

兒時捱打 得識紅木



「木匠的斧子瓦匠的刀，單身漢的行李大姑娘的腰，這些都是不能夠輕易碰的。」楊旭升說。 記者陳旻攝

那時候，他家境不富裕，餐桌上少有葷腥。楊旭升說，家裡每月的肉票都被母親買成油膩厚的肥肉，有時乾脆就買豬油回來熬葷油。「但熬好的葷油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到的，只有在家裡沒有菜的時候，每人飯碗頭上挑一點」，「更多時候是作為一種獎勵，誰考試成績好可在飯碗頭上挑上一塊，誰生病了也可吃到葷油拌飯」。

偷豬油拌飯 折斷紅木筷

楊旭升回味著當年的葷油拌飯，「一碗冒著熱氣的米飯，乳白色的葷油慢慢地和米飯融化為一體，頃刻間，普通的白米飯變得晶瑩剔透，散發著誘人的光澤和沁人心脾的馨香」，他說，「葷油拌飯在那個時代就是物質享受的象徵。」

他和哥哥常常乘家裡大人不在時偷豬油拌在飯裡吃，結果把一雙筷子給折斷了，又被暴打了一頓，這才知道自己折斷的居然是紅木筷子！

紅木傢具在長輩眼裡的無限尊貴，連同被捱打時徹骨的疼痛，一度深刻地烙在楊旭升的記憶中。

童年時關於紅木的記憶對楊旭升來說，可謂「刻骨銘心」。記憶中，小時候家家戶戶用的都是蜂窩煤爐，「有一回，奶奶讓我去換「煤基」，我把沒有完全燒完的煤基撿出來，順手放在家裡的一隻木凳上，凳子面被烤出一個碗口大的圓印子」，「奶奶拚命地打我頭，說『你這個敗家子，這是紅木傢具呀』，「那個狠勁，就像我犯了多大的罪一樣」，楊旭升說，「我這才曉得那是一張清代的紅木凳子」。

「窮」習木工 「窮」過生活

「每回別人問起，為啥做木匠？無論是誰問，我總是脫口而出，窮」，性情憨直的楊旭升說話直白。父親在他17歲中專畢業後，託關係找人，讓他成為南京電鍍廠的一名木工，維修辦公傢具和木門窗。楊旭升在師傅的指導下拿起了斧、鋸、刨、鑿、鏟。一年以後，他的木工手藝漸露頭角，父親見他為可造之材，又託人將他送至金陵傢具廠學藝，「打那時起我真正做起了木匠，也漸漸的喜歡上這行。」

「老祖宗留下寶貝 非常偉大」

師傅叫哈正才，楊旭升說，「是師傅教會

了我手藝，也教會了我做人」，「用今天的話說，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師傅總是說「傳統木工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寶貝，非常偉大」。據哈師傅說，他的師傅手藝高超，曾經為美齡宮做過傢具，為此，還得到蔣介石賞賜的一塊地。」

楊旭升介紹道，木工拜師學藝要「三年一節」，三年中主要是打基礎，砍鑿鋸刨鏟。滿三年後再延長幾個月到一個重要節日，這期間師傅才真正教徒弟畫線放樣、製作技巧等。

從傳統傢具製作至古舊傢具修復，楊旭升的木工手藝日臻精進，他認為，「用手

工製作的產品，每一件都是這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金陵紅木楊」難覓愛徒

九十年代初，楊旭升從單位下崗，那年他女兒年幼，生活所迫，他來到夫子廟以修古舊傢具維持生計，不料，很快聲名遠播。尤其是許多古舊明清傢具經他修復後被賣出驚人天價的故事，被內地古玩圈中口口相傳，楊旭升被內地收藏界冠以「金陵紅木楊」。

近年中，楊旭升先後為南京博物院及內地文化界明星收藏人士修復過大量明清時期古

舊傢具。南京博物院在1949年之後，只收藏了一件新人製作的紅木傢具，即為楊旭升製作的一件仿古條案，造型優美，線條流暢，端莊大方，古韻豐沛。傳奇背後依然是清貧，精湛的手藝並沒有為楊旭升帶來滾滾財富。多年來，楊旭升恪守本分，收費低廉，收入僅夠養家糊口。

不過，他最擔心的是，「現在傢具廠都是機械化生產，見不到傳統的純榫卯手藝了。長此以往，老祖宗留下來的工藝就一天天荒廢了。」

楊旭升更為發愁的是始終招不到徒弟，一身好手藝無人相傳。他說，「至少18歲以

後才能學木工，否則體力不行，但現在的年輕人18歲以後要買房子，做傳統木工掙不了大錢，沒人願意學」，再說「學傳統木工手藝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才能嫺熟地把握其要領」，「年輕人大都急功近利，誰還有那個耐心呢？」

說到此，楊旭升很沮喪，很擔心師傅認為的「傳統手藝這個偉大的寶貝」不知道還能延續多久？他說，據傳天津有個師傅在招收愛好木工手藝的年輕白領做徒弟，幾年間堅持只授藝不收費，打出來的傢具也只送人不賣。楊旭升表示，「適當的時候，我也想嘗試這樣做。」